

鹿忠節公年譜

傳  
670.033  
827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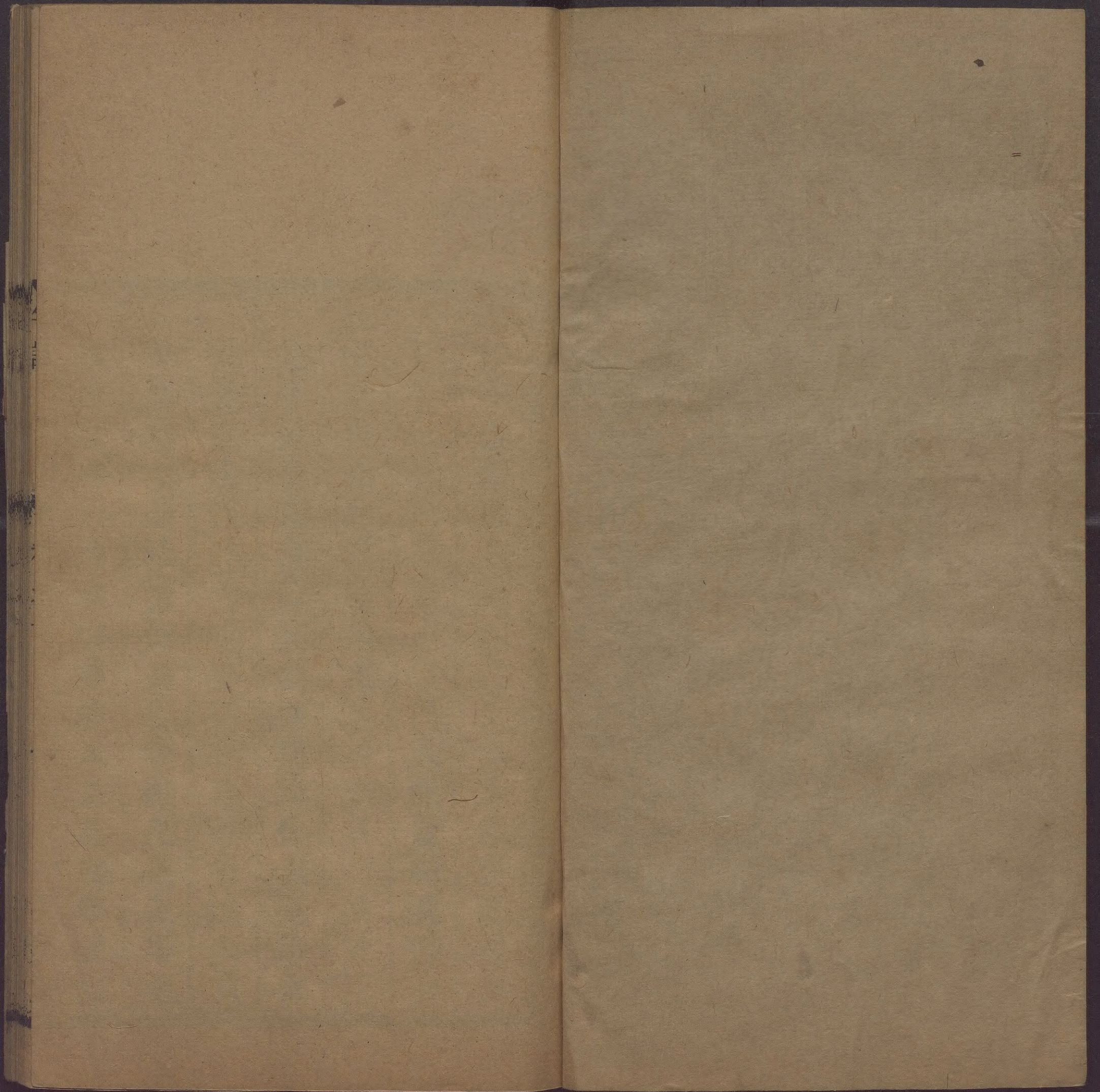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metres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 Kodak



鹿忠節公年譜

門人陳鉉編次

五年壬申先生五十八歲

是年啟泰先生命其子立雅偕伯叔昆弟來  
從先生學

正月二十五日高陽公七十初度先生爲文  
以祝之畧云壽躋古稀鄉人士共修華祝以

某從遊久推合執爵不能辭手滌三爵先舉  
一以進曰五福先壽而壽隨人爲量古稱壽  
國又稱壽民壬戌春毳帳抵關非先生督師  
誰折八里鋪築城之議而以車營十二恢遼  
土四百里者己巳之變驟起先生於家東便  
門之出慷慨一時涕泣千古試思驚疑之遼  
帥豈容易來盤踞之敵人豈容易去先生功

在社稷卽國家所以待功臣者不敢知而二  
祖列宗實式臨之國祚民生藉衍無窮敢以  
爲先生壽再舉以進曰爲國爲民儒者素志  
而功德與壽享叅焉先生身爲元老未得一  
日安於綸扉專從秦月漢關分社稷之憂其  
身係安危無異汾陽晉公然窮奢極欲不以  
貶郭涼臺燠館亦以娛裴先生軍中六載餐

沙宿艸寒士所不能堪而有劍倚天有囊貯  
月師儉數椽遂題相府諺云減祿增壽此語  
似俚實諳物理敢以爲先生壽三舉以進曰  
此增彼減乘除之數先生豈受範圍而無所  
以自主者尼父論壽本之於靜先生自遠見  
懷有千古傳心半夜挑燈之句蓋自寫靜境  
也此境實萬境皆空人見先生鼎沸雲擾之

際聞命就道而緝不驚蕭蕭書劍穿鳴笳收  
馬以出而色不變任人位置受人挪揄而志  
不隳抗天下之議決大計而意不疑功聽人  
分罪聽人卸以身殉國不見知而不悔夫驚  
也變也隙也疑且悔也皆不靜之本色所變  
現而陰陽之患易乘以爲祟者也先生超然  
自勝悠然自得原是嘗藥等於噉蔗何害氣

之能侵卽治軍勞苦而形勞神不傷神勞心  
不傷故丹經萬卷括於仁者靜之一言而百  
二山河手玉鐔非先生之蒲團耶

是時爲一泉先生作墓志銘畧云嘗按先覺  
之說而推其義覺者沉迷昏憤之餘冷然忽  
有所覺也覺不過得其所自有當其未覺冥  
然若無弁以同冥者爲覺惟冥而忽覺乃知

同覺者之皆冥而登高引臂爲順風之呼一  
泉范先生所稱北地之先覺與余每人座相  
與飯脫粟於茆屋下聖經當酒賢傳當餽當  
世之要務當絲竹丙夜塵尾猶揚也范陽人  
士薰其德者無少長翕然而相親灑然皆知  
有所謂恥青衿以踈本業交非類爲恥孝廉  
以耽聲色嗜請託爲恥仕宦以媚上得官剝

下得錢爲恥皆先生覺之學者覺也孔門論  
學極重改過覺而不改終無覺期不自覺未  
有能覺人者先生早年豪宕不無出入將刺  
許語餞者曰今日以後當另做人餞者意或  
點綴節目作彈冠振衣之狀而竟斬鋼截鐵  
徹底清也偉哉象山先生曰他人學問只是  
泥裏洗土塊今須江漢以濯之先生有焉

十二月十九日曾孫游生葢一堂而五世矣  
六年癸酉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黃適甫集樂白江右來從先生學  
作范撫軍却敵記畧云己巳冬敵破馬蘭陷  
遵化擁兵而南遂屠良固復進逼涿遊騎至  
定興北五里是時下詔徵兵人心皇皇屬目  
先至者以爲命張鴻功兵由易渡涑甲仗雄

整未幾潰且掠張國秦兵祖村遇敵哨夜退  
至北河居民驚散而范公之兵至公時撫豫  
聞變卽趨在詔旨前紀律肅然無敢強取人  
一物人指爲有莘之師至定興士民具牛酒  
迎謂若懼敵乎咸曰公撫我厚我輩未食公  
不先啜一茶誓殺敵以報有旨援兵先至者  
守涿公抵涿時漏下一鼓數里外敵騎充斥

乃大發兵北向比曉敵舍良鄉遁旋聞敗滿  
帥兵盤踞土城關公曰吾以國難不待詔入  
援因敵南下乃令守涿遏之今復逼都入衛  
天子吾初心也夜渡蘆溝接戰斬十六級生  
擒二人獲牛馬無算而土城關大營遂東公  
余是時病臥京邸聞難民自營中出者言彼  
謀倉皇謂范都堂領十萬毛兵至矣人皆長



鎗多大鏡敵相顧咋舌蓋以先聲奪敵氣云  
公發保定時余子化麟迎謁於遂城與計軍  
事公一意直前雖傾囊贍軍虞不繼家大人  
謀於鄉人士各出粟以佐之其名與數具公  
疏中公之功在社稷如以區區定邑頌公適  
狹公然賴社稷之安以爲安定與天下所同  
也而就定言定則賴公以存定所獨也彼時

社稷無恙而良固已焚定之不爲良固續者  
伊誰之力與

五月刻輔仁社艸先生序之畧云爲制舉義  
者各言所欲言獨念所操以爲題者何人之  
言乎則制舉義代聖賢言者也夫代君父言  
者卽假便宜猶以矯制請罪代聖賢言而公  
然誣之得無不可夫代聖賢言原代其意以

言得其意政欲不泥其言夫子曰辭達而已  
矣達意之外無辭也然夫子在矣安從問其  
意天下有面問而未必得者夫人之意也當  
面背面人心山川天下有不問而自得者聖  
人之意千載上千載下心同理同也自問其  
意遂得聖賢意因以代聖賢言一語隔膚吾  
自不快原具之本體見在之工夫恢彌廣按

彌濶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特自問未易言爾  
間啟其端誰竟其說隱隱掣之悠悠銷之泰  
宇塵封霜毫氣索矣願與吾黨服膺爲仁由  
己之旨以發筆墨之靈其序二集畧云仁人  
心也文者心之記籍不按記籍無以覈實在  
而此之爲實在非比他物之有方體此之爲  
記籍非比他文之有定在有方體有定在可

以一時了當可以獨力擔承無方體無定在  
之理而足已自封離羣索居不當面迷則中  
道廢爾故輔仁必以友而會友必以文日與  
同志拈聖賢之言各自體認互相發明如居  
肆之工不見異物而遷焉退而仰臥念此日  
之非虛過妻子可對魂夢亦清不亦仁在其  
中乎即不敢謂千古文人即仁人求仁人於

文人固其大凡也序三集畧云富貴二字入  
人膏肓而愛護遮留不肯反勘舉聖賢喫緊  
爲人至意於身無毫髮相干其屈首受書都  
從古戰場生活起見腐毫穿硯寂寞元亭一  
朝得意往往奉承軀殼結局文中之仁安在  
哉白鹿洞講喻義喻利謂學者於此當辨其  
志晦翁服其切中學者隱微之病刻諸石勉

同志反身而深察之夫曩之講義猶在也吾  
黨之志曾辨不吾黨之身曾反不誠反身而  
辨志其一向所喻者是義不而所假之品是  
君子不則按吾之文而仁在不嗚呼先生反  
覆叮嚀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與陳中園書云敝邑事借鼎周旋危者可安  
死者可生固莫大功德矣然思前慮後復求

所以消患於未萌而無壙之功德更大當今  
之時貴衙門爲聖天子倚重其權尊矣然所  
以成其尊者有道焉祖宗設官分職其尊卑  
雖相承而職掌原不相掣蓋地有遠近耳目  
難周故各地方事須各地方人纔知虛實各  
地方人須各地方官纔好着落從來在京各  
大衙門遇事干有司人在州縣者俱行文飭

查所以防奸而剔弊也最不宜徑提下邊人  
上京與徑差上邊人下鄉上京者身無主矣  
下鄉者目無天矣敝邑只爲堅欲提人上京  
一節遂劾縣令又爲徑直差人下鄉一節遂  
誣愚民爲克黨并劾縣令拒捕之名一坐兵  
洗之訛遂生向非賴菩提手攀指愈多驚逃  
者敢返哉縣令今閉閣各鄉如沸動稱錦衣

挈人欲與支吾又恐名爲拒捕及束手就縛  
乃刀刺火燎如大牛村之大盜劫財可愕也  
更可懼也誠爲貴僚友誦之亦必有心驚淚  
下者吾輩同是一塊土上人當權若不行方  
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修橋議云定興巨馬爲襟易水爲帶兩橋并  
宜速成南橋視西橋更急地當孔道故也近

年汰制屢更徒委命於管工之手爲民病者  
不止一涉而涉之病自若其病總在用少科  
多成遲壞早夫孔道亟需橋梁而非重大難  
辦之工隱微難知之數也長當若何濶當若  
何所用條梢幾何人夫幾何量工命日又幾  
何豈不燦於指掌而橋工一起擾遍各村處  
處科派處處賣放日日叫囂日日遷延一橋

爲鼎而萬家之膏血聚而成烹民滋病矣然  
且窄且薄冬已淡而始成者往往春未至而  
遽毀人皆歸咎於水手而不盡然也別有爲  
之虎者而水手其倭也襄陵李公在任時兩  
橋之費取足於河淤錢糧橋梢橋椿俱不以  
煩里下水未寒橋已成水將漲橋始撤所撤  
梢椿堆兩岸高埠以待再用民有願領者乾

稍一斤償濕梢二斤然不以強也萊陽宋公  
因之西華胡公嚴爲督橋益堅完民知有橋  
之利而不有橋之害者幾二十年淄川畢公  
以板易梢作房貯板所積條梢盡廢洎畢公  
去板亦歸烏有房且隨之夫用板費多而難  
保不如用梢爲便用梢莫若遵襄陵之法  
九月十九日雨後題菊云觀全節於晚藏奇

正在常五行金貴秀萬彙菊清香蓮後存周  
愛梅前引孟忙逢秋週甲子遇酒更重陽猶  
喜催花雨不愁凋葉霜愧余非靖節滿把意  
何長爲社友杜騰江六十一歲稱壽也

七年甲戌先生六十歲

是年先生門人大進充塞寺宇不能容鉉同  
兄銳奉父命受業焉躬逢其盛先生談經悉

歸自己身上論文悉入作者意中欽日聞所未聞始知聖經賢傳皆我註脚也

三月高陽公刻前後督師紀畧先生爲之序前序畧云少師愷陽先生以閣臣掌樞旣而閱闕復自督師前人大壞之局以身承其後一接手而天下事實不可知然使上下中外閔其危而偕爲助卽不動而任其自爲之猶

爲危中之安也而三年情事爲何如益振武潰寧前焚天下倚命於一牆惟關之不保是懼先生無一念不在守關卽無一事不在復遼而滿目荒涼無可因之緒再造爲難且人心寒於累敗之餘感發未易先生作用若遠若近若晦若明大約不出實實算竟局之着數虛虛提全鎮之精神二語朝士恐其以復



遼之故至於不能存關而孱胆之邊人遙爲  
之應擲揄日至復有黠者騰虛冒之謗以清  
餉寓銷兵又屬有逆節支構宮府不無心忌  
先生通州請覲疑爲晉陽之甲嚴旨夜出太  
不旋踵是時先生之危滋甚而邊事不可爲  
矣承望之白簡日以關門爲題舉先生所招  
集簡練修築屯防如繡之金湯如雲之師旅  
而議汰議撤復因接難民之役暗諭水師違  
期而明以哨將之陷逐先生先生去而敵入  
犯寧遠挫之以守再犯挫之以戰山海安然  
在重關之內先生之以復遼爲守關乃暴功  
實於天下而非先生之身履極危烏能有此  
雖然使身之危祇在圖安社稷之時至社稷  
安而身與俱安則危猶未危也惟安社稷之

功旣暴於天下而人心之山川愈出愈奇以寸雲蔽日雖水清石見無損於先生而當紛紜時岌岌殆哉從來重任者重禍之會大功者大罪之鄰學事君者欲得其詳先觀其畧後序畧云愷陽先生初督師抗天下之議以復遼爲守關再造河西四百里霧列雲屯十二車營聲靈薄三塗竟以通州請覲中逆璫

之忌逐先生而易置其軍至東兵相繼入犯先生所置戰守具連挫之於寧錦山海不驚社稷無恙人始恍然知守關莫善於復遼然所稱善者謂敵從外犯可恃遼爲屏蔽豈意變出意外敵從內犯竟恃遼爲驅除已巳之變敵薄京城列柵不攻意在坐困復乘遼帥之驚逸與入穀中踣遵陷永屈指透關先生

遲一日至關關且無一人卽有關而敵擣懷  
中向所設以外禦者皆失其據卽可據而非  
背擁四百里爲根脚併力西向能以卑薄一  
墻禦之乎故國事至遼帥驚逸已不可言先  
生據便宜行事之旨檄馬帥追及於南水關  
外宣布朝廷威德遂定入衛之期而非前督  
師時抗天下之議以復遼土者用遼人恩威

操縱有以大畏梟雄之心又烏能於其驚逸  
走險之時使就我乞生乃爲我效死乎說者  
謂朝廷起先生太急至不容具辭事變迫先  
生更急至不及瞬目先生應急若暇比前督  
師着更奇烏知無一不從前着中來也先生  
原以邊患起旣騰露布隨乞骸骨不許而強  
益以撫一柄兩揅之苦於前督師備嘗之而

所置撫以有所受意明與先生衡先生以牘以疏請避柄於撫復不省至有大凌之事夫柄一則辨遵永而有餘二則辨大凌而不足此千古得失之鑑也然社稷安危係遵永不係大凌先生分遵永之功於人而專大凌之責於己返其初服自勞自慰蓋人臣事君辦百事不如辦一大事非係安危不足當大事

得於此處竭股肱之力成敗利鈍俱可不論先生前後俱以督師行邊又俱在社稷安危之日雖人心如面受盡揶揄而竟徼社稷之福轉危爲安於咄嗟指顧間先生樂哉啟泰先生刻孝友堂家乘先生爲之序畧云余之交啟泰深矣家乘六種中皆有余筆蓋嘗統觀之而識人自有父母生時肫然一念

是人自具之太始不必從黃虞問古道也因  
識天下人同有父母生時肫然一念是天下  
人同具之太始不必按墳典想古風也以同  
此心之人每歎人心之不可知以爲古道之  
不可見於今日試反之吾心可知否吾自具  
之太始曾見否以按家乘孝爻自是至德而  
啟泰之孝以廉見難啟泰之廉以貧見難仲

尼之賢顏回謂人不堪其憂此至聖勸人實  
境孝廉於世泐儘可不貧而啟泰之貧又以  
可不貧見難辨得此難無所不易黃侍御鶴  
箴力薦於朝請行辟召固謂孝爻之卽爲政  
也而孝爻堂豈以窮達加損哉余只取當人  
心如面時猶有此地此人現父母生時之一  
念因使凡生於父母者各以其生時一念相

往來則太古未嘗一日不在目前爾

是秋高陽公題先生認真艸畧云伯順翛然  
清遠畏時義脅姑射至其駕馭長材堅挺大  
節招不來麾不忝真有古大臣之風當其矯  
發金花也署掾環請曰非專責何苦認真獨  
煩一推署符爾余快此語掾幕天下諉謹不  
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真辨夫

真起於別廣而認真又起於廣之笑真卽如  
今天下談兵媒進者廣爾乃若屣銓司馳塞  
上對強敵者三年習十萬兵攜六七大將行  
十城百萬中同二三多人恢四百里封疆使  
敵耳帖徒幕同進者旋據大位而身不拾一  
級恬如也將無真乎其護死忠諸君子他人  
危之伯順不危而亦卒不危卽金花逢上怒

大司農手戰落出建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  
與人胆乎余每遇伯順真才真品伯順亦稱  
肝胆忠不真故其衆推獨任衆趨獨辭惟是  
真肝胆而所至析利弊極精酌古今極細其  
夜思而旦營之坐畫而立斷之行所見極決  
其與正人合如金如石極堅且久口不騁黃  
馬劇談卽千里赫號率真手奏其所許與錄  
列若所扶孤滅賊洎司農司樞司奉常光祿  
中所執奏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真賦其  
身爲公家有而不敢私蓋伯順集不問苑枯  
途不辭險易力不程輕重任不顧利害以真  
心用豪傑之才氣沉而神潛安得有私方今  
日月中天黎丘不幻而或不識吾真余得持  
認真艸比折蓼之愛乎

九月刊認眞辨十五種旣成一金花始末一  
馬房本末一籽粒本末一扶孤始末一篋餘  
一農曹艸一粵東鹽法一福建鹽法一讀禮  
艸一待放艸一典餉艸一樞曹艸一榆關艸  
一再歸艸一奉常艸不以文類分而以時地  
分此時之遭際此地之經營無不列於指掌  
善觀者當自得之又有無欲齋詩及塵談二

種

荅馬滄淵書云貴鄉事誰爲之誰壞之壞至  
於不可言而驟以屬門下不亦難乎門下咄  
蹙指顧間振積衰之士氣挫長勝之狂鋒古  
人所稱立變旌旗之色者未必過此王撫軍  
稱門下以恢復遼薊之功保護桑梓不佞讀  
之爲門下快心人臣事主有此褒稱不枉生



天地間也既慶朝家有福得此長城而推孫  
相國以人事君者復波及於不佞區區何敢  
貪天功耶

先是乙卯冬周忠介自福川以詩扇貽先生  
其詩云一別都門歲歲更天南天北不勝情  
秦關戎馬聞時急閩海風濤見欲驚意氣獨  
留三尺劍夢魂常到百樓城浮名顯晦非吾

事何日重申松柏盟相思懷抱向誰開目斷  
衡陽鴈不來三十功名淹海國百年心事弔  
荒臺壯懷已覺愁中盡薄鬢偏從病裏催世  
路行藏須努力月明北望轉徘徊已而失矣  
其家稿又自焚於被難時先生每言之不勝  
千秋之感至是從馬公潔腹笥中得之先生  
喜而有詩云中介遺詩何處尋每於憑弔費

沉吟誰令亂後文無害偶借閒中客有心延  
水不殊重合劍廣陵猶是未亡琴騷壇漫自  
傳詩話此夜新添擲地金同人知之因題曰  
尋聲譜

十月十三日爲先生六十初度門人張于度  
輩謁高陽公求文以祝之高陽公因歷述先  
生父子祖孫懿行而括之曰舉家貪於爲善  
先生在闕時將佐有以餽遺嘗者痛絕之至  
形諸榜示或輦而致之家太公復峻拒後解  
元之關門省視未抵關而迎候者接踵又悉  
卻之於是翕然共頌濟美爲當世所無蓋一  
節而全體具故云其所爲文大抵發明耳順  
之義謂耳順根於知天命真意淋漓可稱傳

神寫照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先生之高陽祝少師愷陽先生有詩云  
間澗龍門已數春相逢猶是舊精神閒情隱  
約安危意和氣氤氳耐稷身鐘鼎功成心獨  
苦乾坤眼到品誰真壽觴此日推先舉還待  
當年入幕賓

是夏刊說約先生自引其端畧云孟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  
爲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爲博又何必約故約  
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  
有成於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  
聖賢成於皆出於活於成於其當然活於其  
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於皆死於且  
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爲天之三

之所以爲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  
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  
者不得不借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  
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  
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說約而曰反者  
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  
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  
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  
理鑄之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  
卽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  
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  
不反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  
汗人背也卽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

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爲承當陽明  
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  
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  
所指居上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太  
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  
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自  
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  
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經賢傳  
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  
復禮其自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又  
有詩以紀之云說約何來苦欲鐫約從說覓  
已紛然支離更烈秦人火奇僻尤深楊子立  
飲水憑誰知冷煖傳燈枉自論機緣澄心默  
傲延平坐體認原於未發前然則先生之行

在認真艸而先生之學在說約行與學果可  
岐視之也耶

邑人公舉名宦鄉賢者四侍御公與焉先生  
致書邑令鍾曉開云憶艸堂藉寵時因詢及  
北祠堂祭章遂陳敝邑之闕典有具名宦一  
真鄉賢三而俱未入祀隨致道待人行之意  
荷蒙當下首肯今果然矣先大父旣膺熹廟

追旌范馬兩公所治之地俱入名宦胡芳字  
父母專祠致祭已踰二十年理無疑於從祀  
曩惟不及時舉行日積久人積多懸久定之  
論晦斯文之色而待今茲之發明於一旦劃  
然天開也道待人行信哉

序張公鳳翔石藥集畧云江村漁隱得石藥  
集反覆讀之喟然歎斯文之有在也孔子太

文王遠矣而曰文不在茲乎茲指吾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之心至今在而斯文於今不知其何在有所以奪之使不在也蓋心而在焉隨其所居之位或上或下所值之世或治或亂皆有經常不易之道因分自盡所以奪之使不在而視當盡爲不必盡且假似盡之迹以文其不盡者總不過利害兩端而死生其大焉者也孔子論君子不忝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學不透死生關終不足語在茲之文然非履死生之際則其了死生者不獨人疑而已亦未信到得了死生於死生之地其精神境界較未履其地之前必自別蓋刮磨不盡本體

不瑩而論刮磨於有氣骨之豪傑不極之死  
生之地終不得盡孔子論斯文而獨承文王  
文王之易演於美里則文王之所以爲文受  
美里之益爲不淺先生旣蒙君恩集家慶矣  
其作聖之功必別有天地無言自勘視未演  
易時淺深爲何如敢效集中高唱勉押三章  
萬恣打分別只須一念切大地耀光明無非  
美里月無別亦有別強剪更不切火中不開  
蓮水底空撈月千秋月無別見有切不切人  
是死中生景非水中月

先生每至秋冬之際輒喜夜坐論文因而論  
學嘗曰天與我一點靈根是人之所以爲人  
而即天之所以爲天也天之所覆亦無不覆  
地之所載亦無不載故曰萬物一體自其形



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  
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一而已矣此  
一點靈根是合下生成歷劫不化底雖當剝  
蝕之後一提便醒人能於知痛知癢時識其  
端倪便覺魚鳥皆親當時離地三尺

又曰學字原有正經註脚大學之道是也以  
明德爲頭腦以天下國家爲着落以誠意爲

樞柄誠意只是慎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  
之性卽明德也天地萬物卽天下國家也而  
戒慎恐懼同此慎獨孔子之所謂學卽子思  
之所謂教也論語動言仁卽性也卽德也孟  
子動言心卽性也卽德也說德說性說天命  
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據當下之人  
心以爲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

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爲心而必  
曰道心政見人之所以爲心多非本心須用  
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慎獨也故  
聞見莫非學而不實用慎獨之功則考究記  
誦延平以爲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  
干也

又曰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相感應心當物  
感時便起一意以應之其應之或欺或慊瞞  
不過自己所謂知也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  
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  
之明處之當也自其在物上應底曲當謂之  
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  
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復了本體謂之正  
心故四者偶舉其一而一時俱到也

又曰人自生後日被憂悔懼三般困倒落得箇窮也戚戚達也戚戚苦海無邊回首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政是涿泗嫡傳無欲故靜是撥開羣陰扶起孤陽的本領在世界。上討着落而非逃之虛也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

又曰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着落除了戒懼慎獨何處討復性工夫四子書中總發此理

又曰學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學作甚麼用學者須要輸心拚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在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這條脉

先生嘗自敘其學謂既讀傳習錄後發志願  
擔起這担子力破流俗一點一畫絲毫不敢  
假借既見信於天下然後漸漸寬綽將來到  
如今事到眼前亦不大費安排了蓋先生終  
身學力在於慎獨精神無一時不內斂眼光  
無一時不內照其純亦不已與日俱新者乎

九年丙子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偕啟泰先生之高陽祝愷陽先生有詩  
云入座春風娛景明年年此日祝先生四邊  
有使詢安否九鼎於身繫重輕且向江湖藏  
劍影閒從蘭玉聽書聲也知綠野膺全福望  
治蒼生另有情

三月鉉與兄銳應童子試鉉以一名兄銳以  
六名並入學先生賜聯云學海津梁推獨步

詞壇鞭弭讓連枝志喜也

五月與陳中園書云夏來與諸友講業槐亭  
人謂蕭然塵外弟曰出塵在心不在境京塵  
中自有出塵人則髯僧是粵公詠菊見寄其  
意澁矣何敢當不揣以詠梅荅之惟轉致梅  
花詠云江南春信至把玩有餘情  
李推先  
輩竹松讓主盟素姿偏傲雪別味更調羹  
濟水誰能食知音想晏嬰

先生著黃帝鑄鼎說畧云世俗欲寵異聖神  
而不以其道談黃帝者始於禽虫尤而終以  
鑄鼎騎龍之事夫謂虫尤能雲霧帝禽之於  
涿鹿事亦神異而猶在六合以內也鼎成而  
龍逝則六合以外矣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胡  
五峯斥爲妖妄宜矣然旣爲妖妄則寧直不

論併當不存何鼎湖弓劍猶在筆舌也天地  
間有事有理理與事無兩體而善言理者託  
諸象易之妙旨全在象象不奇恠則義不現  
蒙莊內外槩皆寓言荒唐恣肆無非常理吾  
不謂黃帝不鑄鼎吾不謂黃帝不乘龍特由  
其象而推其義則所謂鼎豈真首山銅荆山  
鑄所謂龍豈真有髯可垂復可拔哉黃帝之

世衣洪荒未遠既平寇亂始立制度披山通  
道未嘗寧居此鼎之規模宏遠矣易穴居以  
宮室易結繩以文字易皮革以章服此鼎之  
取精何多用物何弘也而和氣氤氳民生樂  
業鳳巢麟遊孰不仰龍德變化耶故天子之  
鼎與士庶異士庶之鼎以五金爲質兩其耳  
三其足火候到成色純鼎成而五味可調天

子之鼎以萬物爲質二氣爲耳三才爲足文武爲火候太和爲成色鼎成而萬世永賴居此位自宜鑄此鼎不患無此龍鼎而無益於民生廣鼎也龍而無關於主德畫龍也則黃帝之鼎非萬世所共染指之鼎黃帝之龍非萬世所共仰攀之龍耶此義不明而鼎成龍至之說遂爲方士所附會令人望綵

霞而生結攬鼎湖一區以烏號起波夫使天子之鼎而祇以此見奇白日昇天何益於事此陳希夷之所以對宰執者知宰執可知天子矣故以鼎成龍至爲實事欲寵異神聖而實卑之知其爲寓言則有熊氏之本色與天無極矣要而論之執寓言爲實事三皇五帝之史可存者有幾女媧氏不補天乎天非人

可補尤非石可補此何待言而裁成萬物輔  
相天地之義何居則補之爲言卽贊化育所  
不及而石名五色取義於五行甚明也煉石  
可以補天鑄鼎可以乘龍得其義者自可不  
疑於其象且謂非是象不足以見是義安得  
以爲六合外存而不論哉大哉黃帝繼羲農  
而開堯舜實以六相共鑄此鼎也堯舜親賢  
爲務固是嫡傳人主之職原在論相世主橫  
襟談鑄鼎之烈而不得調鼎之人或誤以嘗  
鼎之人任調鼎之事至拆足覆餗猶侈然以  
攀鱗附翼自命也天下豈患無六相哉在以  
黃帝之論相者論之爾

又論時人謂之勲格畧云唐改世族志爲姓  
氏錄婚武氏也志成於太宗升降去取史稱



允當政爲其貴士流耳許敬宗改之而以官  
品爲次第至有軍功之士卒得預士流意爲  
媾武氏而不盡於媾武氏蓋受意於武氏而  
爲之者也武氏卽藉敬宗之力以立而心知  
爲士論所不與又明知士流爲天下之所榮  
氏族一志清濁迥分卽中材之人讀之亦興  
爲士之想士也者行已有恥希賢希聖之謂  
也希賢聖自不愛富貴人至於不愛富貴則  
朝廷無所施其籠絡士論日清士論之所不  
容者必危武氏中夜徬徨而以爲跋讐者莫  
若士流讐之則思有以除之而其流隱然係  
人倫之重又不可以獨力勝莫若合天下不  
士之流以抗之顯抗於外勝負之數猶未易  
分莫若合清濁爲一流以溷之而以富貴提

衡於其間夫無恒產有恒心非士不能然挾  
士之實者不多而欲獵士之名者不少其所  
徘徊於富貴之旁而不敢就者政爲士流爾  
今富貴之外無士則欲爲士不得辭富貴而  
朝廷之所以提衡者乃有權矣故氏族志一  
改而天下之耳目改天下之心志亦改唐之  
宗社亦隨以改武氏他日純以富貴收天下  
躁進之士而復以刀鋸待其敢自外者天下  
靡然不復知有羞恥事舉世無一士而武氏  
遂終其身無纖芥之患其作用之微權已逗  
於氏族志之一改故曰敬宗受意於武氏而  
爲之者也改士流者改唐社之先着也雖然  
唐社誠改矣士流果遂改耶未也史臣之言  
曰時人謂之勳格反覆言外之意似榮似辱

若莊若謔則士論自在焉天子之尊爲其能  
改物也而官不官物也士不士非物也天子  
之權能使貧者立富賤者立貴能使俳優拖  
青紫能使厮隸爲公卿能使宦寺踞台鼎而  
不能使不士者爲士何也他物可改而士類  
不可改此之爲物根於天命竅於人心冷然  
於世故物情之外從堯舜賜氏族向孔孟定  
品級而非從朝廷受除日者也卽明明在上  
亦惟藉士論以重除書非敢謂士以除書重  
也誰謂士流可徼天子之命得預哉紀僧真  
請於其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  
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  
江謝紀甫登榻江已發牀焚氣而退曉然曰  
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此得預不得預之說

也下上千秋彩旌接踵人主自爲社稷計卽  
操改物之權改欲留此不可改之一流以培  
元氣而士流自爲計尤當堅其不受改之一  
念以障狂瀾高節真奉命而詣天子固以試  
江謝使江謝有必保其富貴之一念前席不  
暇而移牀哉僧真氣喪而其主亦意阻至今  
讀移吾牀遠客一語壁立千尋鳳翔萬仞天  
下豈少紀僧真之徒哉唯患士大夫非江謝  
爾不江不謝則許敬宗而已矣

六月鉉兄弟方畢入學事負笈往日厠講堂  
聞所未聞至七月上旬圍人不戒兵闌入十  
一日鉉父召鉉兄弟歸先生始知有變憂形  
於色旣而邑紳造先生廬請入城爲守禦計  
先生曰年來中原士大夫非望風而走則髡

髮以降其實恥之於是別太公卽偕諸紳共  
車去未嘗入與家人語顧邑令病危百事無  
備先生晝夜拮据倡以勇敢十九日鉸謁先  
生於察院廳事先生坐少東二三老吏羅立  
先生據簿執筆俯首揮不輟諸紳充溢兩傍  
博者言博奕者言奕而已未有一人伺先生  
所爲者嗚呼旣拉之同舟而不復與之同心

亦獨何哉先生部署方定而兵薄城下矣時  
二十二日也先生曩所討論於遼左者無不  
思試之於今相持至二十七日敵肉薄環攻  
城陷先生死之嗚呼先生之學於斯益見矣  
居恒嘗語啟泰先生曰我輩學問須打破死  
生關頭纔能無入不自得則先生之談笑入  
城城陷而死殆其日用常行乎人或疑先

生可以無死者夫先生非守土之官固無死  
恣而先生當城亡之會亦無生恣何也城旣  
破矣除匿管井外則跪而乞髡而降耳先生  
平生做人一點一畫未有絲毫假借顧當顛  
沛而不於是偷生苟免以與庸衆者伍何以  
爲先生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嘗於序石  
藥而言之矣所可悲者向也樽俎之間制敵

國之命有餘今則畢智竭力守一邑而不足  
豈時勢之不同耶然則果誰壞我長城而貽  
之戚耶是時啟泰先生在容城解元奉太公  
往依焉鉉舉家附之八月一日黎明容城被  
攻甚急晡時傳定興失守其夜解元縋城奔  
視鉉兄銳隨之比至從一泉先生子懷洙得  
先生遇害狀遣使馳報太公太公聞而義之

援筆爲諭曰爾父求仁得仁死亦何恨爾不  
必作兒女子態也太公其明於大義者哉

九月二十一日禮科王公正志疏其忠義以  
聞奉旨該撫按查議具奏

十月長孫盡心舉順天鄉試人謂蓋有天道  
焉

十一月三日解元奉先生喪歸諸江村里第

高陽公撫棺長慟祭以文復哭以詩六十四  
首其文畧云嗚呼公死矣公不任兵而死兵  
矣公不任城而死城矣死何獨公也嗚呼師  
武臣不戰當死大吏擁兵不戰當死大司馬  
奉土命不戰當死而公獨死州邑陷有望而  
去不死髮而遁不死髡而降不死泥首乞憐  
不死而公獨死公何獨死也嗚呼人心之離

合闕天下之安危試簡一城之中士大夫幾  
人生幾人死幾人生何以生死何以死以生  
死之寡多驗離合之大數卽綱繆亦可寒心  
况倉襄魯不滿志嗚呼公安得不獨死死安  
得不獨公也嗚呼穉圭之膽運豪傑之才武  
鄉之心竭股肱之力何渠不可用世而以公  
獨死乎以死獨公乎予方擬公以其生起天  
下之死而公先以一死回天下之生予旣爲  
公之死而悲天下寧無爲天下之不死而悲  
公嗚呼公真死矣痛哉予爲天下哭公而寧  
哭吾私痛哉其詩序畧云予旣知伯順在城  
而聞城陷曰噫伯順死矣噫天乎死伯順矣  
世人利害之屬有窮通得喪有毀譽成虧至  
死生而極予向固知伯順之一窮通齊得喪



忘毀譽渾成虧也今乃親屍其不二死生矣  
悲夫全師議成重兵不戰乃起患何人當患  
何人居平不以人料備而亂成乃罪之其人  
倉卒以責其成而又百掣其肘纖兒旁睨不  
樂其成而幸其死伯順其一也迺隨筆爲章  
有哭伯順詩同心之言字字淚下

十二月二日刑部郎胡公向化復疏其忠義  
以聞奉旨撫按查明速奏該部知道

是月十二日葬先生於侍御公墓側四方會  
葬者幾千人及門士泰山梁木之感扶柩而  
哭皆失聲遠近來觀者莫不交涕營葬畢解  
元匍匐詣京師至丁丑二月十五日上疏請  
卹畧云臣父起家進士筮仕農曹矯發金花  
被謫光廟賜環復入樞部天啟間贊輔臣幕

書於山海忤逆璫歸荷蒙皇上龍飛起陞尚  
寶司卿尋陞太常寺少卿臣父方圖報稱旋  
以病請回籍村居去城三十里奉親課子不  
入城市忽圍人不戒邊幕指畿南臣父念邑  
營深南係北當如睢陽之障江淮且年來多  
故忠義風微逋免髡降人心盡死非不知孤  
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忍桑梓迫存亡之會

朝廷無仗義之臣臣父入邑時禍旣剝膚人  
咸驚骨土堞初完隍池正涸烏合未練枵腹  
不果兼以邑令嬰疾而機事奏成於令幕軍  
恣不振於鄉紳口威不威口惠不惠亦旣鞠  
躬終遭掣肘此時臣父孤憤難伸惟誓此身  
與城存亡而已二十二日衆已魂搖敵且肉  
薄或數十騎狙伺或數百騎猛發或連日六

七攻或連攻六七次所幸衆礮齊發六羸同  
遜無何二十七日乘破遂之餘合屯涿之衆  
勢如風摧箭如雨注臣父親守南門鼓厲各  
面自辰至未敵矢幾絕忽有從東北隅上者  
一隅驚潰大勢不支臣父端坐南門敵至提  
刀索衣臣父嚙指大罵敵怒狠砍三刀臣父  
罵不絕聲復射一箭死臣父四載榆關敵所

素懾一聞其名卽併力合攻勢在必下臣父  
以未練之卒不料之備獨堅必死之心衆厲  
無生之氣捧一璞以塞驚波借杯水而撲狂  
焰以投閒之吏爲朝廷以抱病之身爲鄉里  
力竭城摧人亡家破臣父以散地空拳抗兩  
城合力之鋒而以忠死義與闕臣王肇坤之  
乘驄擁豸力屈死官其忠則同而臣父更苦

假令城盡臣父之熱腸一隅可侷假令人盡  
臣父之忠胆九塞可寧是臣父爲一城死義  
爲小爲天下大義死忠爲大也旨下所司議  
解元遂以鬱瘁卒於臘後人稱其孝而恤典  
之隆則未及目睹傷哉十一月撫按勘明奏  
聞大約據本縣申文以請奉旨該部覆議具  
奏其申文云卑縣訪之士民具稱邊警初聞

在城鄉紳爲守城計有原任太常寺少卿鹿  
善繼學希賢聖心起經綸昔從樞輔榆關四  
載恢復五城七十二堡借籌居多則兵事其  
所素諳於是衆議請入城中共圖守禦本官  
慨然命駕卽於七月十三日入城急爲部署  
括城內民夫分汛守堞不足則兼以鄉民之  
近城者提忠義二字鼓厲人心每夜親巡周

堞撫循慰犒然無米之炊巧婦所難况鄉紳  
手無事權易生掣肘乎規模方定而敵至矣  
二十二日薄城下急發火炮擊之暫却去自  
是或數十騎或數百騎日來攻擾城上奮力  
射打敵救死扶傷且有棄去馱載者二十七  
日乘破安肅之勢更合數千騎擁雲梯十餘  
架四面環攻亂箭射城攢如蝟毛本官守南  
門鼓厲各面之守者摩厲以須砲矢齊發殺  
傷甚多自辰至未敵矢幾盡不意有從東北  
隅上者一隅驚潰大事遂不可爲蒲城屠戮  
慘不可言兵至本官前索所衣本官端坐叱  
罵砍三刀復射一箭遂遇害看得本官品高  
追古才裕救時寧淡裨躬無妄言更無妄動  
眞實任事不愛錢並不愛官自郎署以陞清

鄉歷任皆盡其職掌本道學而兼經濟當代  
槩推其品流請遂初服日依子舍其愜英才  
之樂育何期烽火之驚傳糾衆同仇秉心自  
靖眠食俱廢空勞借箸之籌兵餉兩窮誰憐  
無米之爨孤城坐困援旅不前至於灑泣登  
陴誓甘效死厲聲罵敵義不偷生氣凌白刃  
卽親在而不難於許身節凜秋霜雖城亡而  
無慚於報國國家凡遇殉難諸臣其贈廕祭  
塋俱有成例本官生爲道學主盟死爲封疆  
立節與在城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應得卹典  
在廟堂自有公論非卑縣所敢擅擬者也至  
戊寅二月樞臣楊公嗣昌覆奏曰原任太常  
寺少卿鹿善繼養疴泉林甘貧樂道菽水事  
親以承歡敝袍聚徒而講學若將終身焉一

且聞敵訖畿輔使其子化麟奉其父山中避  
難而躬馳入定興縣率衆爲守禦計蓋不獨  
城存與存效斯民勿去之義而且欲人戰家  
守折強敵南下之謀其素所蓄積然也奈值  
縣令頽靡衆心離潰其事與願違止於慷慨  
罵敵手持衣帶而死焉殆若有不瞑目者雖  
然自野之邑表殉國之專留子侍親慰忘身

之恨善繼之所以死蓋不啻其難其慎而亦  
幾於仁至義盡矣撫按勘明請卹臣尤悉其  
生平似當於照例贈廕之外仍特建祠賜謚  
以勸忠貞以風頑懦者也奉旨鹿善繼贈大  
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謚未  
幾禮部署部事左侍郎顧公錫疇復疏請曰  
查大明會典條例內一欵凡在京在外文武

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恩典取自上  
裁看得贈大理寺卿鹿善繼卹典一節爲照  
本官夙負清望其爲鄉評士林所推譽非一  
日矣邊警突至遂毅然以登陴倡率自任共  
矢效死勿去之誼郝衣罵敵正色受刃視古  
書紳成仁者何以加焉方其奉父避難已逆  
知其勢難倖全而率守孤城捐軀不顧報主  
之忠全親之孝兩兼得之誠可維風教而厲  
臣節者也奉明旨贈廕仍專祠賜謚榮綸所  
加丹魂應感泣重泉矣按以卹例合無與祭  
一壇造墳安葬但恩典出自朝廷恭候命下  
欽遵施行奉旨是鹿善繼准與祭一壇造墳  
安葬嗚呼卹終之典有加無已蓋論行核品  
而不特以死事也雖然欽猶有憾憾者何陽



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傳尼山之奧因之以窮尼山之覆因之以發傳習錄一書洩漏天機盡矣陽明之後其道在念庵念庵之後其道在先生念庵之於傳習錄也奔假而手抄之先生之於傳習錄索之侍御公按吳時洞見源本身體力行庶幾光大陽明而不第紹述之已也假令陽明南面而享天下之崇

報如文廟比則二先生配享如顏曾比而龍溪緒山諸君子應退處其下爾蓋其一生學力設施悉根於天命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絕無道德事功之分如先生借金花履危關及前後之隨地盡職使得展厥底蘊而天下國家有不均乎故先生之均天下國家也人皆信之先生初以忤旨歸再以觸逆

璫歸三以疾歸而絕意仕進其澹然於爵祿  
如此故先生之辭爵祿也人皆信之先生居  
不在城市身不闕職守而登陴倡義蹈刃死  
忠故先生之蹈白刃也人皆信之雖然信其  
均信其辭信其蹈者迹也而抑知咸有不睹  
不聞者以主於其中然則皆先生之尋常皆  
先生之日用中庸不可能而惟先生能之也

先生之文發自性靈而其詩淡得三百篇之  
旨常恐世以文人詩人目之自國家以辭章  
取士舉世皆謂舍此別無功名富貴之階故  
文人詩人四字世不輕以許人而人得之輒  
以爲沒世之榮抑知富貴功名外更有所謂  
道德者乎故平生無書不讀而更澹心於語  
錄嘗欲纂諸儒論著彙爲一書而未竟也所

已抄者陽明二冊象山一冊念庵二冊蓋先生所北面者陽明也所北面者象山念庵也故選三先生書最先而抄亦最先其餘濂溪明道而下皆有選但未及抄而散佚爾然則先生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其用力得力不可槩見乎先生之誘我及門士者亦惟向此一路

開發嘗談及箇中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所謂語上也此段工夫不受人知蓋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人自不及知亦不能知也雖動靜語默未嘗不與人同而天君泰然不爲物役者又孰從而見之乎善乎啟泰先生之言曰公當大事不亂卽臨小事亦未嘗不全力注之公待小人最嚴卽於君子亦未嘗以

名義寬之如周公順昌魏公大中左公光斗  
潘公宗顏范公景文楊公嗣昌王公命新張  
公鳳翔姚公希孟耿公如杞茅公元儀諸君  
子皆先生莫逆交然卒未聞一事相比蓋先  
生之於爻計道味不計世法計公誼不計私  
情皎然挺然不隨人俯仰而先生之於事論  
是非不論利害論義理不論事權淵然毅然  
不因人作輟則君異所稱守先儒矩矱之常  
而不中事理之障具烈士偉傑之概而不留  
憤激之腸者庶幾窺其堂奧矣先生在朝言  
朝在鄉言鄉各有以自見身之所值而位育  
隨之然先生之位育從中和來先生之中和  
從慎獨來夫慎獨之功鉉於說約見之矣說  
約一書句句接先聖之心法句句鍼後學之

頂門非其有之烏能言之親切而有味乎嗚呼世之談學者往往是古非今托諸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遂日理學爲迂濶無當之人至陽明與我先生儒烈不虛若此而人始曉然於德性之用其用無窮也異日者崇先生以俎豆并列說約於學宮則有主持道統之君子在

